十駕齋養新錄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

嘉定錢大昕

建柶誤作捷柶

士冠禮筵末坐啐醴捷柶興唐石經捷作建案士昏禮亦有坐啐醴建柶興之文則石經是也鄭注當云建柶扱柶于醴中陸德明所見本扱柶之扱作捷故音義云捷柶初洽反又作鍤又作扱此爲注音非經有捷字也宋人刻釋文者誤疑經文作捷柶并注中建字亦改爲捷曾不一檢士昏禮文沿譌數百年賴有石經正之此石經所以可貴也予見小字宋本儀禮經注俱是建字

摯

摯正字贄俗字士冠士昏二篇皆用摯字獨士相見篇皆作贄葢張淳所改張淳儀禮識誤云此卷贄字經注總四十有四皆從手按釋文云贄本又作摯音同其從手者必非陸氏所釋本今改從貝唐石經本作摯北宋刊本猶然

君之庶子

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唐石經初刻爲下有君之二字後磨改去之予案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則經文當有君之二字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正與此文同今本皆無此二字葢從唐人磨改本予嘗謂石經初刻本有勝於改本者惜其文多曼滅不能一一辨例耳

朴

闕中潞云禮經朴字鄉射篇凡十五見取朴一倚朴一去朴六搢朴六與朴一大射篇凡廿一見取朴一去朴七搢朴九倚朴三石經初刻並從木後磨改从才其有未經磨改而作扑者皆朱梁補刻案古無扑字說文木部朴訓木皮鄭注取朴云朴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爲教學之刑其物卽名之曰朴虞書所謂朴作教刑是也後人緣朴有撻意遂改从手張參知朴不从手故五經文字手部不收此字（木部亦不收朴字則其遺漏也）九經字樣乃收之則此磨改之弊或卽出於唐元度之手今本皆沿其謬矣（石經周禮司市大刑朴罰朴字尚从木旁此元刻之）

僅存者

涅

旣夕記隷人涅廁注涅塞也案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涅無塞義葢卽敜字書費誓敜乃穽敜塞也涅敜聲相近故借用涅字

紞

士喪禮緇衾赬裏無紞注紞被識也疏謂被本無首尾生時有紞爲記識前後予謂被之有紞若今時當頭矣吳中方言以被識爲當頭紞當聲相近

復

魏鶴山云魂氣升于天體魄降于地儀禮禮記所以有升屋而號皋某復之剏而屈原招魂槩東西南北以爲文字亦是禮上起義耳牟存叟向屢魘魘必令人升屋呼之卽惺亦是此義

挈

周禮草人騂剛用牛注故書騂作挈杜子春讀挈爲騂子謂挈無義與騂聲不相近當是垶字說文垶赤剛土也垶譌爲挈猶輕與之譌爲輿

媺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古美字此字不見說文非漏落也古文

微與尾通堯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畝漢書作尾生
晦嬍从微當與娓通詩誰侜予美韓詩美作娓說文女部有
娓字則該乎嬍矣帥與率亦古通用字悉蟀即悉𧒒說文有
𧒒無蟀非謂𧒒不可作蟀也徐鉉以蟀爲俗蓋未論許君之
例

卝

卝入注卝之言礦也說文石部磺銅鐵樸石也古文作卝周
禮有卝入康成讀卝爲礦字即磺與說文正合卝礦聲相近故
古文借作礦字
禮記內則濡魚卵醬實蓼注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𩺰也內

則之卵本是卝字故又有擱音詩其魚魴鰥康成訓鰥爲魚
子鯀鯤卝聲皆相近丱从卝聲關又从丱聲擱則漢時俗字
與鯀亦同音也

笱當爲笴

考工記妢胡之笴注云故書笴爲笱杜子春云笱當爲笴笴
讀爲槀謂箭槀案說文竹部無笴字唐石經本作笴字雖損
壞而下半从句不从可笱與笴形相似與槀聲尢相近當從
石經爲正

綱

矢人參分其長而綱其一釋文綱本又作殺案殺說文正字

从杀从門無意義葢卽籀文殺字之譌元和江藩字鄭堂與予說同周禮多古文故殺作殺

勉卽俛字

矢人前弱則俛後弱則翔唐石經俛作勉顧寧人以石經爲誤予謂勉與俛古人多通用黽勉漢碑多作僶俛陸機文賦在有無而僶俛李善注引詩何有何無僶俛求之漢書谷永傳閔免遁樂師古注閔免猶黽勉也表記俛焉日有孳孳讀如勉此經又讀勉爲俛音同義亦同也瞿中溶云古人訓故假借多取聲相近之字以訓故言之孔穎達左傳袞冕疏賈公彥儀禮士冠禮周禮弁師疏俱云冕俛也其說葢本白虎

進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氣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是也以假借言之白虎通以冕當俛字此經又以勉當俛字此古免免同音之確據也後世言字學者不知免有免音遂以增減一筆強分爲二轉疑說文漏載免字失之甚矣

孺子

今人以孺子爲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攷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款稱申生爲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爲孺子

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孺子驩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荼巳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其死也謚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盈爲晉卿而胥午稱爲欒孺子左傳稱孟莊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亦貴者之稱唯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又左傳季桓子之妻曰南孺子則又以爲婦人之稱

張老善頌

檀弓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輪與奐韻哭與族韻此句中有韻之例故晉人謂之善頌

禮地神

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在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今世營葬必於其側立石題后土之神臨葬設酒脯祀之蓋古禮也

使子路問之

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作子貢

日本山井鼎亦云宋板作子貢

祭殤不舉

曾子問祭殤不舉今本舉下有肺字葢後人依鄭注屬入也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衞湜集說皆無肺字嘉靖徐氏翻刻宋本亦同

貸

月令貸字三見陸氏釋文於孟春宿離不貸則云吐得反徐音二於季夏無或差貸則云音二又他得反於仲冬毋有差貸亦云音二又他得反皆兼存兩音而先後微異似差貸字以音二爲正以予攷之殊未然也說文忒失常也貣更也兩字他得反差貸字本當从心作忒經典借用从貝之貸仍

讀如忒與疑貳之貳形聲俱別六朝字體不正或譌爲貳故徐仙民有此音陸氏不能辨正沿譌到今

朽與香對

列子稱逢氏子有迷罔之疾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常甘之爲苦古人香與朽對取其相反猶味有甘苦也月令春之臭羶夏之臭焦中央之臭香秋之臭腥冬之臭朽大學如惡惡臭論語臭惡不食臭之惡者不食非五臭皆不食也說文殠腐氣也臭腐字當用此後人溷臭殠爲一字乃以臭與香對蓋始於廣雅

肵

郊特牲肵之爲言敬也釋文肵音祈案說文無肵字當與祈同祈敬聲相近也少牢禮主人羞肵俎注肵敬也士虞記用專膚爲折俎注今文字爲折俎而說以爲肵俎亦甚誣矣據鄭所言知當時固有作肵字者許君不收肵字疑亦以折俎當肵俎但意與鄭義不同耳折从斤亦當有祈音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引詩好人提提解之葢讀折如提也古音提與祈相近如左傳提彌明或作祈彌明也

周禮肆師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又犬人凡幾珥沈辜注鄭司農讀幾爲祓引周禮祭山曰庪縣然則幾祈庪祓四字同音亦同義也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

至矣祈羊謂㡿縣之羊

厭

大學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疏以厭爲安靜之貌案詩厭厭夜飲毛云厭厭安也厭安聲相近故展轉相訓王子淵洞簫賦淸靜厭瘱說文瘱靜也厭瘱雙聲故兼有靜義所謂靜而后能安也

素位

君子素其位而行注傃皆讀爲素案注中傃素兩字當互易鄭前注素隱行怪云素讀爲攻其所傃之傃故此處省文但云素皆讀爲傃耳前後諸素字鄭皆取傃義而訓爲鄉詩如

彼迦風毛傳亦訓為鄉迦素同音又同義也山井鼎所記宋板禮記注疏與予校正同

鬼神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鬼神謂天神地示人鬼也有神而後有郊社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示人死為鬼聖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言鬼神皆主祭祀而言卜筮所以通神明故易傳多言鬼神精氣為物生而為人也游魂為變死而為鬼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而祭祀之禮興焉橫渠張氏以鬼神為二氣之良能古人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如人

呼一吸人自爲之豈轉有鬼神爲我呼吸乎

的然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的非古字當作旳說文日部旳明也从日勺聲引易爲旳顙今本易亦轉寫作的矣又火部焯明也从火卓聲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尚書焯作灼說文灼炙也與焯見義有別覲禮匹馬卓上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卽易之旳顙也晉峻碑暵矣旳旳與逍遥慉樂協韻是旳有卓音旳然猶焯然也火部又有炮字望火皃讀若馰顙之馰馰顙卽旳顙之異文旳也炮也焯也文異而音義同

子贛

說文贛賜也貢獻也兩字音同義別子貢名賜字當从贛論語作貢禮記唯樂記一篇稱子贛餘與論語同左傳定十五年哀七年十二年作子貢哀十五年十六年廿六年廿七年作子贛

吳草廬中庸綱領

吳草廬中庸綱領一篇分中庸爲三十四章與朱文公章句頗有異同哀公問政至知人知天爲一章天下之達道五至可以治天下國家矣爲一章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四節爲一章凡事豫則立以下爲一章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兩節爲一章誠者自成也至悠久無疆爲一章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至純亦不已爲一章愚而好自用至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爲一章

親民

大學之道在親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親民之實也宋儒改親爲新特因引康誥作新民一語而不知如保赤子亦康誥文保民同于保赤於親民意尤切古聖人保民之道不外富敎二大端而親字足以該之改親爲新未免偏重敎矣親之義大於新言親則物我無閒言新便有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氣象親民如傷者似不若此後世治道所以不如三代正爲不求民之安而務防民之

不善於是舍德而用刑自謂革其舊染而本原日趨於薄矣竊謂大學親民當仍舊文爲長

譬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以下五句辟字唐石經皆作譬今注疏本作辟而注仍用譬字云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巳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宋儒讀辟爲僻不如舊注之精當

貪戾

一人貪戾注戾之言利也戾或爲吝鄭義本謂貪戾卽貪利

其故下注云君若好貨而禁民淫于財利不能止也一人貪利而一國作亂即下章財聚則民散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之義

修爵

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熊氏以修爵爲行爵後儒無異說愚案鄉飲酒禮云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經文本無修字始悟修乃羞之誤聲相近也羞字爲句禮所云乃羞也爵無數爲句禮所云無算爵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同董仲舒有

言天者祖之所自出也韋元成等奏議引祭義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喪服小記文）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若周之祖嚳）立親廟四親親也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于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

寔來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注寔實也案玉篇寔時弋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氏作實來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

與詩正義所引異葢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卽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古文之舊矣詩寔命不同韓詩作實

曼

左傳桓五年曼伯爲右拒釋文曼音萬隱元年無使滋蔓蔓亦音萬古有重脣無輕脣故曼萬同音今吳中方音千萬之萬如曼此古音也六朝人讀萬爲輕脣音鄙夫子習於所聞幷讀曼爲輕脣則失之遠矣春秋戎蠻子公羊作戎曼子

窾

隱十一年館于寫氏史記魯世家作蔿氏蔿遠古通用孟僖子有薳氏之簉其卽寫氏之族乎

陪

僖三十年焉用亾鄭以倍鄰唐宋石經及岳氏本俱作陪據杜注倍益也則从自爲正釋文陪蒲回反是陸亦作陪也

不闕秦焉取之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唐石經本無若將二字出於後人旁添宋高宗御書左傳亦無之

羊斟不與

宣二年朱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據後文羊斟兩見

是羊斟爲人姓名蔡淮南繆稱訓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斟爲斟酌之義當以羊爲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爲句細玩下文其御字叔牂正與羊名相應則淮南說亦可通傳文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

感卽憾字

宣十二年二憾往矣成二年朝夕釋憾唐石經初刻皆作感後乃加心旁惟昭十一年唯蔡於感不加心旁蓋刊改偶未及耳說文無憾字感卽憾也此初刻之勝于後改者

戌戎

春秋傳人名皇戌向戌穿封戌沈尹戌皆从戊从一讀如卹

唯公叔戍从人从戈乃戍守之戍兩字相似刻本往往互溷獨唐開成石經點畫分明石刻之可貴如此

乘

襄十二年吳子乘卒即壽夢也服虔以壽夢爲發聲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予謂乘壽皆齒音壽當讀如疇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疊韻併兩字爲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

匱盟

成二年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晉語令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韋注言不副貌爲匱匱盟之義當用此

吳行人儀

吳語吳夫差既勝齊使行人奚斯釋言于齊卽檀弓之行人儀也奚斯疊韻并言之則成儀字魯公子奚斯亦作公子魚魚儀聲相近

絳縣人七十三年

絳縣人生於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當爲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者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於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賈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與絳縣人記年一例

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葢倉公生於冬末顧亭林謂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年亦無它據

蔽

襄廿七年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正義云服虔曰蔽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陸氏釋文云服虔王肅董遇竝作弊與正義不同乃陸氏誤也案如王董說當以誣道二字連文如服說當以道弊連文襄十一年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與此傳同義謂諸侯兼事晉楚則罷於奔命也當從服說作弊爲是弊敝古通用

夭厲

襄卅一年傳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唐石經夭作天攷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興國及建本作夭閼之夭案杜氏云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據此則當作天地之天然傳中有言疾癘夭札則夭字亦不爲非姑俟達者然則宋本已有互異毛氏疑而未決今以唐石經證之又與杜義相協可正向來刻本之誤天夭二字易於相溷昭元年趙孟曰夭乎與上文凶乎相對謂國既不凶則君當夭折也今本譌爲天

褚

襄三十年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褚畜也大昕謂古讀畜積

之畜敕六切褚畜聲相近也歸安嚴元照云古褚貯兩字聲近通用呂氏春秋先識覽云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一切經音義引左傳亦作貯盧抱經學士云周禮廛人注儲藏釋文云䝼本或作貯又作褚

徒兵

襄廿五年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唐石經徒卒作徒兵顧氏金石文字記以爲石刻之誤梁孝廉履繩云杜於徒兵下注云步卒釋文卒子忽反若傳文爲徒卒則杜不須注陸氏何不舉傳文而標注字邪顧說非也光堯石經及岳氏本並作徒兵戈小遊云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元年諸侯之

師伐鄭敗其徒兵于洧上昭二十年太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傳文言徒兵者屢矣徒兵與車兵對今本作徒卒非也

向戌如陳

襄廿七年丁卯宋向戌如陳唐石經無宋字案上文已書宋向戌此不當更舉宋名石經是也驗石刻亦先有此字後磨改去之

高子容

襄廿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齊字非也傳於列國諸卿或書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太叔文子不書衞高子容不書齊已見經文故也經不書游吉故子

太叔稱鄭以別之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于它國左氏傳不可損益一字如此今從唐石經本

且

成二年韓厥夢子輿謂巳曰且辟左右唐石經且作旦凡夢必在夜故左氏紀夢每言旦庚宗之夢則云旦召其徒祁宮之夢則云旦而求之曹是也石刻字畫分別可證俗本之譌顧寧人轉以石刻爲誤傎到甚矣昭廿五年宋公夢太子欒即位于廟巳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今本亦誤爲且唯石經不誤

大人患失

昭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患失即論語言鄙夫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也患失之人胷無定見故易惑杜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此說非是

咋

定八年桓子咋謂林楚唐石經本作乍後人加口於左旁案杜注咋暫也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岐訓乍爲暫乍暫聲相近疑經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非杜氏之舊也錢唐梁履繩云咋字經典罕見左傳果有此字張參五經文字何以不收當從初刻

妃牆

哀元年宿有妃嬙嬪御焉唐石經嬙作牆陸氏釋文云嬙本又作廧或作牆案說文無嬙字當依石經爲牆漢隸爿旁字或變从广廧牆實一字也

莒子狂

哀十四年莒子狂卒唐石經旁从王釋文狂其廷反蓋讀狂爲上聲相臺岳氏本亦作狂而圈上聲與釋文合今注疏本誤作狂并釋文亦改爲其廷反攷古字書無狂字

衡流而方羊

哀十七年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杜氏以裔焉連上爲句劉炫謂當以方羊爲句其說當矣而孔穎

達申護杜義辨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穎達之手而汝墳疏引左傳如魚頳尾衡流而彷徉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衆注爲證仍不取杜說

四方其順之

哀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唐石經訓作順岳氏本亦是順字正義云四方諸侯皆順從之是正文作順無可疑者今注疏本作訓蓋後人依詩文輒改之耳古書訓與順多通用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世家皆作順

正義刊本妄改

春秋正義隱公以平王四十九年卽位是歲歲在豕韋桓公

以桓王九年即位是歲歲在元枵莊公以莊王四年即位是歲歲在鶉火閔公以惠王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大梁僖公以惠王十八年即位是歲歲在鶉首文公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降婁宣公以匡王五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成公以定王十七年即位是歲歲在降婁今刊本無此六字當是傳刻脫去襄公以簡王十四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昭公以景王四年即位是歲歲在大梁定公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脫是歲歲在某次句哀公則不載正義本文但于白文疏字下出同上兩字謂與陸氏釋文相同不復重出也以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推之則定元年歲在元枵哀元年歲在大梁也釋文與正義各自一書宋初本皆單行不相殺

亂南宋後乃有合正義於經注之本又有合釋文與正義于經注之本欲省學者兩讀但既以注疏之名標于卷首則當以正義爲主即或偶爾相同亦當並存豈有刪正義而就釋文之理況以前十一公攷之皆正義詳于釋文正義之例每公皆引魯世家皆有以某王某年即位之語而釋文無之獨襄公釋文多敬王二十八年即位一句此必校書者以意竄入謬妄相承幾有悟其非者可三歎也

何氏注公羊傳

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乙卯疏作己卯二文當有一誤疏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案魏晉

以來推襄廿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獨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歷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寅沈太歲當是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襄廿一年距上元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九滿歲數七千七百廿八去之歲餘九百八十三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五以百四十四而一得九百八十九爲積次滿六十去之大餘廿九起丙子算外正得乙巳歲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據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歷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

乙巳非乙卯無疑矣

襄廿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當云以丙子爲上元孔氏未曉超辰之理誤以爲庚戌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廿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今刊本作十一誤除之除積次也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

案古法太歲與歲星常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即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

是爲襄廿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沖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末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

襄廿一年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算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韋則是太歲在甲寅也因莊公廿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入鶉首則太歲亦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閔元年歲在大梁卯太歲在丙辰矣

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

法已廢自何邵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尟矣徐廣注史記以其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

孔子生年月日

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廿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曰予以三統術推襄公廿一年十月巳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

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于是歲距上元積年十四萬二則入甲申統一千零九十一年也以章月乘之章法除之得積月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三閏餘十八又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以日法八十一除之得積日三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九小餘七十七積日滿六十去之得大餘五十九是襄廿一年周正月癸未朔也是歲閏餘十八閏當在二月後依術遞加二月癸丑朔大閏二月癸未朔小三月壬子朔大四月壬午朔小五月辛亥朔大六月辛巳朔小七月庚戌朔大八月庚辰朔小九月己酉朔大十月己卯朔小十一月戊申朔大十二月戊寅朔小　自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廿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

史記不以甲子紀年朱文公論語序說引史記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定公元年壬辰

九年庚子十年辛丑十二年癸卯十四年乙巳哀公之十一年丁巳十四年庚申十六年壬戌皆文公以意增入非史記本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三

嘉定錢大昕

天道

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天道不諂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

是兩事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正謂虞舜幷原文王拘幽孔子厄困之類故曰命也

攻乎異端

攻乎異端何晏訓攻爲治朱文公因之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也此說勝於古注且與鳴鼓而攻之義亦同然任昉撰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前人已有是言矣

又盡善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按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雅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

冉伯牛

伯牛與仲弓並在德行之科俱出冉氏而族之親疎未聞獨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以伯牛為仲弓之父矣充言多誕妄不可信

居下訕上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惠定宇云蔡邕石經無流字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斯已而已矣

論語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今人讀斯已而已爾己字皆如以攷唐石經莫己斯已皆作人己之己而已作已止之已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已同與石經正合集解此硜硜者徒信己已皇氏義疏申之云言孔子硜硜不宜隨世變唯自信己已矣是唐以前論語斯已字皆不作止解由於經文作己己也已與[illegible]宋[illegible][illegible]爲已爲以未免改經

文以就已說矣

孟子盡心篇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趙氏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夫子以下本孟子之言趙氏訓予爲我其義極當朱文公章句改予爲子謂舊讀扶余者非此亦改本文以就已說也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與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語意相同此必孟子之言或人豈能見及此

曾

孫奭示兒編云諸經除人姓及曾孫孔安國解詩信南山郭璞注爾雅曾孫之曾並音層之外曾字並無音獨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音則登切曾是以為孝乎音增大昕案陸氏釋文惟孝經曾子音則能反它經曾姓皆無音曾孫亦無音未知孫氏何據馬融曰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正義亦引是說則是曾訓乃也至於曾由與求之問雖無音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又訓則也公孫丑上爾何曾比予於管仲又曰曾比予於是曾音增趙云何曾猶何乃也丁云則也禮部韻亦訓則也并援曾是以為孝乎為證檀弓上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鄭曰則之言曾也二說皆通

而乃字勝嘗以類推之詩曾不容刀曾不崇朝曾是不意曾莫惠我師孟子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荀子榮辱篇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揚子問神篇曾范蔡之不若漢周勃張相如兩人言事曾不出口及近世文集中有曾不聞曾不知之類皆作層字讀更說不通合盡讀如曾是以爲孝乎之曾大昕案廣韻昨稜切經也類篇曾昨稜切詞之始也又咨騰切則也又姓是以讀如層爲正音讀如增爲別音朱文公論語二曾字俱無音則亦曾謂泰山曾是以爲孝乎皆讀如層與陸氏釋文異而於類篇之例卻合孟子曾比予於管仲曾比予於是兩曾字音增而曾不知以食牛句

無音亦讀如層也孫季昭欲舉經典中曾不曾莫之類盡讀如增似未喻前陸氏釋文之旨當從朱文公讀爲長今郝璧師以增爲正音於讀層之曾加圈亦非

程子言性中無孝弟

伊川說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極有病朱文公知其不可通也故於文集中有云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卽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在其中乃未發出來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孝弟也所包攝不止孝

耒凡慈愛惻隱之心皆所包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言梧檟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與有子之言相表裏宋儒以孝弟爲庸行粗迹而別於空虛處求性故其言往往有過高之獘

主一無適

宋儒以主一無適解敬字主一出於古文尚書善無常主協

于克一又足以無適二字則文子兩見之其道德篇云一也者無適之道也又下注云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淮南齊俗訓亦云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黙希子注一者法也適者往也言君致法而治則萬物皆歸往於君故無不適也古書適讀如敵敵猶對也一爲特二爲對無適者無對也宋儒雖用文子之言實非文子本旨論語無適也無莫也鄭康成讀適爲敵莫爲慕論語言敬者二十有一皆主行事而言曰敬事而信曰執事敬曰事思敬曰事君敬其事敬在事不在心也敬與一似當有別或問敬何以用功程子曰莫如主一

禮記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鄭康成云恭在貌也而敬又

在心正義云賓客輕故主恭祭祀重故主敬敬雖在心仍由祭祀而見詩執事有恪是也

天即理

宋儒謂性即理是也謂天即理恐未然獲罪於天無所禱謂禱於天也豈禱於理乎詩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豈有怒與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謂理出於天則可謂天即理則不可

忠恕

中心曰忠如心曰恕見周禮大司徒疏歐陽守道謂二語本之王安石字說非六書本義宋儒不讀注疏其陋如此

公孫拔

公叔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爲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卽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厚齋所見亦是誤本明人修大全多襲用倪氏輯釋之文獨此條轉取流俗本以改倪氏可謂不學之甚也

劉聘君

朱文公集注引劉聘君說者三聘君謂白水劉勉之致中也

宋[illegible]尊號[illegible]年[illegible]紹興七年四月中書舍人呂本中等奏建

州進士劉勉之學有淵源行可師法閩中士人無不推仰伏望特賜錄用詔召赴行在故有聘君之稱聘君避仁宗嫌名也文公早年師事致中且係壻翁故不稱名氏

朱注引石經

三嗅而作引晁氏云石經嗅作戞按唐石經本作臭後人加口旁於左其跡宛然晁氏所稱石經殆孟蜀刻也瞿生中溶云五經文字鼻部嗅下云論語借臭字爲之則此口旁爲後人所加無疑

朱子四書注避宋諱

論語管仲之器小章注相威公霸諸侯天生德於予章注威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威公故又稱威氏又威魋其奈我何

管仲非仁者與章引程子威公兄也一條威字六見祿之去公室章注歷悼平威子三威三家皆威公之後又引蘇氏三威以微公山弗擾章注與陽虎共執威子齊人歸女樂章注季威子魯大夫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注齊威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夫子當路於齊章注威公獨任管仲以力假仁章注若齊威晉文是也或謂孔子章注威司馬宋大夫向魋也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章注齊威晉文兩見古之君子章注若孔子於季威子是也為政不難章注麥邱邑人祝齊威公云云此避欽宗諱也見趙氏四書纂疏今世俗本皆改桓字矣唯論語譎而不正章召忽死之章孟子敢問交際章注於桓

字俱未回避蓋刊纂疏時校書人妄改猶幸改有未盡耳
纂疏本大學章句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自先謹
乎德以下至此此三謹字本皆愼字避孝宗諱以謹代之今
本改先謹爲先愼而於不可不謹之謹則不知改進退皆失
據矣論語愼終追遠章注謹終者喪盡其禮君子食無求飽
章注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子張學干祿章注謹言
行者守之約恭而無禮章注謹不葸謹終追遠之意今注中
諸謹字皆改爲愼獨孟子魯欲使愼子章注中愼子四見纂
疏亦不回避蓋亦刊本輒改
論語君子無所爭章注揖遜而升者大射之禮能以禮讓章

注遜者禮之實也改讓爲遜避濮安懿王諱今本皆作讓字

孟子夫子當路於齊章注一正天下改匡爲正避太祖諱也然論語注中匡人孟子注中匡章纂疏亦未改此校書者之失非趙氏有誤也

孟子或謂孔子於衛章注司城正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孔子去陳主於司城正子改貞爲正避仁宗諱也今本皆作貞字

論孟集注之誤

閻百詩舉論語孟子集注之誤謂季文子始專國政不待武子蘧伯玉不對而出無關甯殖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

孫武丁至紂九世非七世或勞心四語皆古語四當作六不衣冠而處譌說苑爲家語農家者流譌班固爲史遷滅夏后相乃寒浞而非羿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齊戟有枝兵戈平頭戟其器各別不得即以戈爲戟麋澤獸鹿山獸其類各別非有大小之分

孟子章指

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間作韻語謂之章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後僞正義出託名孫奭所撰盡删章指正文仍剽掠其語散入正義明國子監刊十三經承用此本世遂不復見趙岐元本矣考崇文總目載陸善

經注孟子七卷稱善經删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見文獻通考是删去章指始於善經邵武士人作疏葢用善經本也

孟子正義非孫宣公作

孟子正義朱文公謂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添三四語耳其淺妄不學如此晁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葢其時僞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馬端臨經籍考并兩書爲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其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

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今考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雅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僞託乃改竄晁語以實之不知晁志本無正義也

宋高宗書孟子

唐國子學石經有論語孝經爾雅而無孟子今杭州府學有宋高宗御書孟子雖非全本較之坊刻閒有異同如文王事昆夷石刻作混夷有小人之事石刻作小民皆勝於今本

好名之人一節

趙氏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

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黿羹之類類是也愚謂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好名必專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

頑夫廉

孟子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廉與貪對不與頑對按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後漢書王暢傳丁鴻傳所引皆作貪夫廉然則兩漢本是貪字論衡知實篇引孟子作頑夫廉此淺人妄改

袗衣

[illegible]氏章句訓袗爲畫錢塘梁侍講同書嘗告予云古

書袗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袗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袗衣當是珍裘也

檢

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當依漢書食貨志作斂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自農而外工商賈皆不耕而食者則必糴糶以通之而歲有豐歉穀有貴賤則不能無傷農傷末之患於是有發斂之法豐歲則斂之於官凶歲則糶之於民記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狗彘食人食猶言樂歲粒米狼戾耳惠王不修發

斂之制豐歲任其狼戾一遇凶歉倉廩空虛不得已爲移民移粟之計自以爲盡心焉矣

齊人伐燕

史記燕王噲讓國子之及齊伐燕皆在齊湣王時獨孟子書以爲宣王事司馬溫公通鑑移湣王前十年爲宣王之年以合孟子然燕人之畔終在湣王時仍不能强合閻百詩又議以燕噲讓國至燕昭自立事移在前十數年以合孟子游齊之歲益爲妄作近寶應王予中嘗論之謂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强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王由足用

爲善皆道其實而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于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爲孟子諱其實無庸諱也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亾蓋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篇稱王不稱謚蓋其元本梁惠王盡心兩篇稱宣王者後人增益之耳王氏此論最爲精確前人移易宣湣之年求合於孟子終無實據不若即就孟子本文斷之也

簿

經典無簿字唯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也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

字从艸是唐人尚識字

季任

季任爲任處守趙注季任任君季弟也按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侯弟也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傳寫顛倒耳

張氏

朱文公注孟子引諸儒說有稱張子者橫渠先生也或又稱子張子（見滕文公問爲國章呂氏說）有稱張敬夫者南軒也又有稱張氏者（君仁莫不仁章獄 以節白馬之白節）蓋張九成也九成字子韶號无垢居

士有孟子解

鎡基

趙岐注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周禮薙氏注以茲其斫其生者疏云漢時茲其卽今之鋤也禮記月令注田器鎡錤之屬正義引孟子作鎡錤茲其也鎡錤也鎡基也文異而音義不異也

百畝之糞

百畝之糞糞字當依王制作分

樲棘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趙注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

按爾雅樲酸棗不閒樲棘爲小棘朱注改爲小棗亦無據梧檟既二物則樲棘必非一物樲爲酸棗棘即荊棘之棘也

窳

釋詁愉勞也注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此文及注凡七見皆作窳無有作愉者是唐以前爾雅郭注本作窳不作愉也今字或作窳五字疑後人所增非景純之舊

將且

釋言奘駔也釋文云駔沈集注本作𡒄孫樊二本並作將且而無奘駔案經典不見奘字當從樊孫本詩方將萬舞將恐

將懼箋皆訓將爲且正用此文是鄭所見爾雅與孫樊本同

女叔

釋親夫之女弟爲女妹注今謂之女妹是也袁又愷引禮記昬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公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公謂壻之姊女叔謂壻之妹證爾雅正文女妹必是女叔之誤若經本作女妹則此注太無謂卽以俗說證亦但當云今俗有此稱不當蠱經文矣臧在東云夫之兄爲公故其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其女弟爲女叔

太歲

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

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蓋閼逢以下十名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由太陰得名不關太歲史記索隱引爾雅云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見天官書無太字當是古本東漢術家不求太陰誤仞太陰爲太歲故漢書天文志有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之文太史公書但云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初不云太歲也今本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此

兩太字疑後人所增

東陵阺

釋地篇東陵阺先儒皆未詳其地說文亦無阺字徐氏新附乃有之非許君意也予按說文手部扺挃也讀若苹是苹與扺通矣莊子駢拇篇盜跖死利於東陵陸氏釋文東陵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又春秋成二年傳師從齊師于苹杜注但言齊地今據下文華不注華泉皆在濟南府苹與華不注華泉相去不遠亦當在濟南則爾雅之東陵阺疑即左氏傳之苹也古本當从手旁後人改从阜旁耳齊乘東平陵城在濟南東七十五里

鉤股

釋水九河鉤般釋文般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按漢隸从舟之字多作月般與股二文相涉難以辨别李巡在郭璞之前疏解分明當以股為正鉤股雙聲與胡蘇疊韻正相類也禹貢正義引李巡云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蓋後儒承用郭本已久改易李注以從之不如陸氏釋文之可據

蠭醜螸

釋蟲蠭醜螸陸德明云李孫郭並闕讀而謝予逢反施作螽音終案上有螽醜奮依謝為得大昕案宋本說文螸字云螽

醜皺垂腴也正與施本相同謝嶠施乾同是陳時人未必謝是而施非也今坊本說文亦改瓻爲絲世遂不知施說之有據矣

騚

廣韻騚馬蹄皆白也按釋畜篇四蹄皆白首首與歬字形相似歬即前字疑古本作歬後人加馬旁耳歸安嚴元照云嘗見雪牕書院校刋爾雅郭注本作騚明人刋五雅本亦作騚

王女

釋艸蒙王女注蒙即唐也女蘿別名菟女蘿之大者謂之王女猶王彗王芻魚有王鮪鳥有王雎也今本譌王爲玉唯唐

石經不誤

今本爾雅誤字

釋艸孟狼尾今本孟作盂澤烏蕵今本蕵作蘱釋鳥燕白脰烏今本烏作鳥鸉白鷢今本分楊鳥爲二字鳶烏醜其飛也翔今本烏作鳥釋獸麐大麢今本麢作麐此皆轉寫之譌唯唐石經字畫分明可信顧寗人金石文字記轉据流俗本指爲石刻之誤毋乃憒憒不分皁白乎

釋木桑辦有葚梔辦俗字當從唐石經作辨

注疏舊本

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

以後刊本欲省兩讀合注與疏爲一書而疏之卷第遂不可
考矣予嘗見宋本儀禮疏每葉卅行每行廿七字凡五十卷
唯卷卅二至卅七闕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
諸臣姓名及宰相呂蒙正李不署名蓋李沆也參政王旦王欽若銜
名又嘗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邢叔明奉詔撰疏
猶遵唐人舊式論語孝經疏亦當如此惜乎未之見也
日本人山井鼎云足利學所藏宋板禮記注疏有三山黃唐
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于披繹它
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
讎正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所云本司者不

知爲何可然卽是可證北宋時正義未嘗合于經注卽南渡初尙有單行本不盡合刻矣紹興初所刻注疏初未附入陸氏釋文則今所傳附釋音之注疏大約光寧以後刊本耳今南北監本唯易釋文不攙入經注內公羊穀梁論語俱無釋文

經史當得善本

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監及汲古閣本儀禮正文多脫簡穀梁經傳文亦有溷錯毛詩往往以釋文混入鄭箋周禮儀禮亦有釋文混入注者禮記則禮器坊記中庸大學疏殘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本皆闕宋史孝宗紀闕

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諸子傳各闕一葉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補若日讀誤書妄生駮難其不見笑於大方者鮮矣

石經避諱改字

唐石經毛詩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無然洩洩是絏袢也俾民憂洩避世旁甿刺時也甿之蚩蚩甿六章避民旁

石經俗體字

唐石經俗體字如雝作雍詩 蠹作蠧周禮爾雅 敺作毆周禮 齎作賫儀禮 總作摠春秋傳 督作督爾雅 橫作撗爾雅

奕洪之奕从大博弈之弈从廾兩字音同義別石經左傳賦韓弈之五章爾雅弈洪誕戎皆誤从廾

陸氏釋文多俗字

曲禮三飯釋文符晩反依字書食旁作飰扶万反食旁作反符晩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按陸氏所稱字書不審何人作以爾雅釋文證之蓋呂忱字林也又爾雅釋文飰字又作餅俗作飯同符萬反字林云飯食也扶晩反飯譌爲飰猶汳譌爲汴皆魏晉以後俗字古音反如變與卞相近飯飰非兩字兩音也自字林有此字後人乃別飯飰爲二音陸氏不能辨正轉以正字爲隨俗何哉廣韻二十五願部飯符万切周書云黃帝始炊穀爲飯亦作餅俗又作飰二十阮部飯扶晩切餐飯禮云三飯是陸灋言諸人不承字書之

誤其識高于元朗矣

周禮校人注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釋文校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挍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挍說文手部無挍字漢碑木旁字多作手旁此隸體之變非別有挍字六朝俗師妄生分別而元朗亦從而和之傎到甚矣廣韻去聲三十六效部校字兩音一胡教切一古孝切而於胡教切下云又音教不別收挍字較之釋文實爲精當或謂鄭注以校釋校必是異文予謂孟子書徹者徹也禮記齊之爲言齊也皆以義釋名非有異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終